

腊月的味道

□章铜胜

腊月到了,年也近了,这才猛地反应过来,已经快过年了。不知是我的反应有些迟钝,还是如今腊月里的味道已经淡了很多。

早晨坐班车经过一处集镇时,看到路边摆出了许多的摊位,他们在卖春联,在卖羊羊肉,在卖各类干货炒货之类的年货,也在贩卖着那样熟悉的腊月的味道。见到这样的情景,忽然之间就勾起了我的一些回忆,让我想起了从前的腊月,从前的新年。集镇上售卖的东西,都是过年时所需要的,每年进入腊月里,我们家都会一样样地开始准备起来,每买回一样东西,仿佛我们的日子就离新年近了一些。在腊月里,空气中总洋溢着让人兴奋的气息,这大概就是腊月的味道。

腊月的味道,是从一缸腌腊菜开始的。刚入冬,家里就开始准备腌一缸腊

菜了。在我的家乡,大白菜、芥菜、雪里蕻都是很好的腌制腊菜的材料,而我家多半是腌大白菜的,腌大白菜的大菜缸里,先腌上半缸萝卜,上面再加上大白菜,这就是我家的一缸腊菜。到了腊月,腌的萝卜白菜就入了味,也转了味。萝卜切条,入素油,加点辣椒面略炒,腌大白菜几乎也是同样的炒法。彼时,腌菜的咸鲜香脆,便是腊月最初的味道。我极喜欢腌萝卜的人味脆嫩,也非常喜欢腌大白菜的脆爽,用它们佐饭佐粥都好。

腊月的味道,是冬至进九以后的腌腊味。腌腊味是隆重的,也是富足的。彼时,一户人家的门前晒着越多的腌腊味,那家主人脸上堆着的笑容也越是丰富,他也更愿意接受别人的恭维。在乡村里,腌腊味的丰富与否,是件明摆着的事情。在腊月晴好的冬日里,人们将

腌制了一段时间的鸡鸭鱼肉、香肠之类拿出来,放在阳光好的地方晾晒,一串串地挂在向阳的墙上,或是挂在晒杆上。看到人家门前晒着许多的腊味,路过的人总会眼馋地多看上几眼,嘴里啧啧地赞叹几句,主人也总是嘴里谦虚着,脸上却露出一副很消受的样子。而腊月里,对家里第一次蒸制的腊味,记忆总是分外的深刻,那样的咸香,仿佛会从鼻孔钻入肺腑般,大概贫穷时的身体都是很虚空的吧。

腊月的味道,有着甜甜的米糖香。在腊月,老家村庄里的家家户户都要熬糖。熬糖的那段日子,空气里总是弥漫着一股米糖的甜香。家乡的米糖是用粳米和麦芽粉一起慢慢熬出来的,熬糖要用一整天的时间。清晨,煮好一大锅粳米饭,吃过饭,加温水和麦芽粉,将饭拌匀,保温熬糖。到了下午,那锅糖的甜

味才慢慢浓起来,滤出糖汁,再放进锅里慢慢熬煮,直到锅里的糖水在锅铲上挂上了大片,才能做炒米糖,做糖的炒米是早就预备好了的。做糖是热闹的,也是忙碌的。要安排专人在灶下烧火、拌糖、压糖,一盆做好的炒米糖还要趁热切条切片,一家人是忙不过来的,此时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总会闻讯赶来帮忙。从东家帮到西家,新年就快到了。

杀年猪的进了村,腊月的味道便到了最浓的时候,也到了离新年最近的时候。寒风中,送来送往的那一碗杀猪汤,冒着腾腾热气,汤浓肉香,那才是腊月里最好的味道。腊月的味道,是新年的底味。有了腊月的味道,年味才是醇厚的、浓郁的,像发酵好了一坛熟酒,有着诱人的醇香,有着醉人的度数。我喜欢腊月的味道,大概是因为我喜欢新年的缘故吧。

一刀肉

□李梅

年关将至,街市上张灯结彩一片喜庆的节日气氛,就连菜市场的物资也日甚一日的丰富起来了。

我起个大早,兴冲冲地去菜市场挑选上好的黑猪肉。腌制腊肉和包饺子用的前夹缝、炖汤的筒子骨、红烧的排骨、做粉蒸肉的三层五花,都被我豪爽地一一收入囊中,统统打包拎回了家。

回到家,我累得瘫坐在椅子上,看着堆满桌面的肉,喘着粗气。突兀地就想起一件陈年旧事,不禁悲从心来,竟陷在苦涩的回忆里,不知不觉地泪流满面。

十几年前,一个故事里的故事,让我一下子从安逸的云端坠入到难以继的生存困境。

那时候,我们刚刚按揭买下了新房,虽然欠下了17年的房贷,但日子向好,正在往康庄大道上走。

突然而至的变故,让我一下子慌了神。房贷和嗷嗷待哺的孩子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从那以后,我身体力行地践行了父辈们勤俭持家的宝贵经验,不买衣服不逛街,买菜也要等到半中午才去菜市场。清晨早早起床,自己做早饭,7点之前就要把孩子送到学校,再匆匆忙忙地走半个小时的路程去上班。往往是忙碌到晚上哄孩子睡觉时,童话故事还没讲完,我就累得沉沉睡去。所幸,女儿很乖,黑暗中瞪着双眼,见我不搭话了,也就甜甜地依偎在我怀里睡着了。

当时生活之难,难以想象,为无米之炊。得知我的困难处境后,妹妹和两个朋友主动提出来想要资助我,每个月给我五百元生活费,都被我那好强的自尊心婉拒了。

不记得是谁说过:自己选择的路,就是跪着也要走完。我固执地信奉这一人生信条。

但是,我无比感慨友情给予我的善意帮助,也是我这辈子最感动的一次经历,这份情我记下了,到如今也不曾忘怀。时隔多年,就在我重新记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眼眶里也禁不住潮湿起来。

记得那年腊月,具体是哪一天,说不上来了,只记得是雪后初晴,寒意正浓,我在家里忙着打扫卫生,准备过一个室内和物质都素净的年。

砰砰砰……不知道我家的铁质防盗门,被哪个不速之客敲的山响。我扎煞着双手去开门,只见我的闺蜜崔秀芳,戴着护耳帽,穿着雪地鞋,累得脸颊通红,呼呼地冲着我直喘白雾,戴着手套拎着一刀肉,乐呵呵地出现在我家门口。

“怎么,你从朝山走来的呀?”我打着激灵问她从哪里来。要知道从朝山到我家,晴天也得走近一个小时。

“嗯那!门口有人杀年猪,我就给你称了几斤。”她兴奋地一扬手,黑猪毛茬还若隐若现的留在肉皮上呢。

我赶紧请她进来暖暖和和,埋怨她不该在这样的天气出门,多冷呀!

她嘻嘻哈哈地走进屋来,逗弄她的干女儿,又变戏法似地抽出一份粉色的小棉袄,惹得女儿一阵子欢呼雀跃。

看来,还是崔秀芳懂我,那年春节我还真没准备年货,就靠单位发的那点东西准备年夜饭,给女儿放在枕头下的压岁钱也不足一百块。

闺蜜送来一刀肉,提在手上沉甸甸的,看在眼里,心里暖和和的。有了肉,年夜饭便有了好模样,红烧肉,粉蒸肉,萝卜烧肉,青椒炒肉丝,再做一盆捶肉汤,一桌子菜都是围绕肉做文章。

当窗外陆续传来呼啦啦的爆竹声时,我的年夜饭也做好了。然而,当我去喊女儿来吃团圆饭时,原本在看动画片的她,早已趴在床沿上睡着了。



画里乡愁

李海波 摄

找个理由回家

□毕侠

当家变成故乡的时候,我们每次回家还需要找一个合适的理由。

以前农村人出去打工,一年要回家好几趟,那时候回家的理由有很多,午季回家收麦子,秋季回家收黄豆,初冬回家种麦子,其实主要还是因为家里有亲人,有老婆孩子,更重要的是家里有温暖。他们在外面风吹日晒,受尽外人的白眼,只有回到家才能感觉到那份关爱和温暖。

自从第二代农民工进了城,他们不想蜗居工棚里,大都在城里租了房子,有条件的还在城里买了房子。他们置办了家电,算是安了家,把老婆孩子接到城里,乡下只剩下年老的父母,很多时候他们认为城里就是他们的家,而乡下那个老家却成了故乡。此时的他们每次要回老家的时候,都需要给自己找一个合适的理由,他们突然觉得午季收麦子不需要他们回去,秋季收玉米和黄豆好像也可以不回去,初冬种麦子就更不需要回去

了,因为他们知道老家里也有大联合收割机、播种机、旋耕机。他们甚至会说:“回老家要请好几天假,再加上来回车费,都够买不少粮食了。”

其实现在年轻人不想回家,一方面在外面的诱惑力还是比家里大多了;另一方面,现在的年轻人不会种地,也不想种地。所以他们说,现在的农村是机械化耕种的时代,像我这样在城里待惯了的人,都感觉受不了夏天那个大太阳和冬天的寒风了,好像很长时间没有做过体力活,连一袋粮食都不一定能搬得动啊!他们有时候甚至觉得自己在城里买了房,就是城里人了。

曾经收获的季节是多么难忘,镰刀、铁叉、板车,老牛,这几个词语就可以连成一幅幅完整的画面了。就连后来的收割机、播种机、旋耕机,也能组成一幅壮观的画面,那可是两代人不同的记忆。

要不是有个年,他们恐怕还不想

回去。他们认为,在城里多方便,哪里挣钱哪里花,怎么开心怎么过。所以大家都应该感谢有个年,或许年轻人不感谢,他们嘴上还说,现在过年没有一点年味了,在哪里也都一样。但是故乡的老人们肯定是盼着的,他们在心里盼年,盼着儿孙到过年的时候可以回家。

我曾经听到一位老奶奶说到她孙子三年没回家了,她当时眼泪汪汪,“你不想我们,可是我们还想你呀,还想在有生之年多看你几眼呀!”每当我想起老奶奶说这句话的神情时,我都在心里暗暗下了一个决心:不管走得多远,我都要给自己找几个合适的理由,常回家看看。或许有一天我们都会回到故乡,去接替上一代人守候我们的村庄。只是到那时候我们的孩子或许就像当初的我们一样,也要给自己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才肯回到故乡看望年迈的我们。

过去 当下和未来

□吕达余



如何,是来自昨天的努力,不值得总结和回顾吗?为了下一个当下更加美好,我们能对未来没有目标、不作谋划吗?如果我们只关注当下甚至此刻,今朝有酒今朝醉,则下一个当下从何而来?我们不会停留在当下的,一个一个的当下的接续,就是我们的生活和人生,从而形成我们个人、集体和民族的历史。

有人或以为,我不是什么重要人物,何妨及时行乐?每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都会担当一定的角色,都会负有一定的责任,譬如家庭的责任,公民的责任,单位的责任。社会是一个一个的人组成,人人努力社会就健康发展;人人颓废则生活缺乏生机。有人说,我老矣,来日无多,没有未来,糊涂度日又何妨?没有未来还有明天和明天,一年有一年的打算,五年有五年的规划,十年有十年的宏

图,也是不可以随便的,奋发会使晚年更有光华。

现代社会日益多元,价值观也纷纷多样,有些网络语言很流行,也很惑众,对人们的行为影响很大。我们不可因其流行而盲从,要以正确的价值观加以辨别,不要无脑跟风、人云亦云。即以“活在当下”一说,这种看似潇洒的生活态度,其实是与乞丐的生活并无二致,只图今日温饱,不论明日寒凉,长此以往,我们会生活得真像乞丐。人生只要活着,就不应该躺平,必要使自己生活精彩;而一时的当下享乐,会以下一个当下的凄凉作代偿。时间是一个长长的链条,每一节都必须结实牢固;生活是一日一日的接力,来不得一日之松懈。既活好当下,更瞻前顾后,谋划长远,更多美好的当下才会接踵而至。您说,对不对呢?



年味渐浓

苗青 摄

大红灯笼高高挂(外二首)

□郑怡

高挂一个个大红灯笼
大街小巷红光温润
一年好光景红了再红

品尝 满满的幸福感洋溢
吃一颗桂圆 团团圆圆韵高堂
嚼一颗红枣 甜甜蜜蜜润心房

百姓迷恋
五谷丰登 儿孙满堂
喜庆日子红红火火

喝一碗腊八粥
全身心温暖流淌
吃出日子的芳香
感受年的新气象

回家的脚步

每一盏灯照亮前程
每一盏灯映节日的芬芳
春联 年味
还有潺潺流动的呼吸

古老传统的春节
演绎一代代血脉传承
乡愁充盈归心似箭
故乡在哪 心在哪
娘在哪 家在哪

华夏子民
每个人都是一盏灯
高举灯笼
神州溢彩 万年长红

腊八粥

清晨打开一抹馨香
小区广场上
物业给家人送腊八粥了
一碗碗热气腾腾的腊八粥
裹着炽热的爱
一阵阵欢笑拨动年的心弦

回家的脚步声一浪高过一浪
思念挂在腮旁
艰辛深嵌眼眸
披星戴月历经风寒
只为回家脚步更响亮

机场 高铁站 车站
急速紧追的脚步躁动春天的脉搏
俨然一首交响曲 音调次第激昂
远方 亲人早已把爱奉出

巧得“周元通宝”

□沈成武



11枚铜钱。我的古钱币收藏生涯就此开启。

那一段时间,我对铜钱的痴迷已经走火入魔。在家里翻箱倒柜不说,亲戚朋友见面,必言铜钱。只要看见或听说谁有铜钱,不管是否熟悉,便死缠烂打,千方百计弄到手而后快。有空,不是上建筑工地,就是跑废品收购站,要不就泡在市四路公交老车站旁边的古玩地摊。捡个小漏,我会兴奋上好几天。打眼也是常事,搞收藏就没有不交学费的。听说南京夫子庙、苏州文庙、合肥城隍庙等地有古玩交易市场,口袋里积攒了一点硬通货,便爬上夜间绿皮车,在过道里窝半宿,去古玩市场挥霍一番。仅是苏州文庙,我一年就跑了三次。

掉进了钱眼的日子,我的眼里只有铜钱。那会儿,我刚处女友,她的亲戚大多在江北乡村。去女友家走亲戚成了我最热衷的事情,感动得女友鼻涕拉糊。没过多久,她就发现我是另有所图。女友二姐的村里有座古石桥,乡间有这样的习俗:新生儿第一次出门,路过桥都得扔钱币,祈求平安。冬天河水落了,我就去桥底下捞,每次都不空手。亲戚还帮我找了一条捷径:他们房屋里有人在小学里当教师,便要他发动学生回家找古钱。不知道我怎么支付给给学生,我给他五角一枚。我一个月都要回去好几次,每次都有一小袋子沉甸甸的收获。这其中最具传奇色彩的是巧得“周元通宝”。

一次回家,放下行李,茶没喝一口,我就跑进了校园。老师正在上课,我就

在操场上转悠。一个五六岁的孩子,先是远远地看着我,然后打着圈儿渐渐靠近我,怯生生的。我顺口问了一句,有铜钱吗?孩子点点头,伸出手来,掌心是7枚锈迹斑斑的铜钱。我拿过来,瞄了一眼,是较常见的开元通宝。我问:“这钱卖吗?”孩子又一次点点头。我给了他四元钱之后,擦了一下钱面的铜锈,仔细谛视,这是周元通宝啊。我忙叫回已经蹦蹦跳跳走开的孩子,要他还回四元钱。孩子一脸惶恐,极不情愿地松开紧攥的手。我拿回四元钱,给他换了一张十元钞票。孩子抓了钱,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大概是怕我反悔吧。

这7枚“周元通宝”,钱体周正,字口深峻,无破无残;钱质坚硬,掷地有声;红斑绿锈入骨自然,为生坑大开门。钱文仿唐开元通宝钱,改“开”为“周”,不细看,极易混淆。(如左上图)

周元通宝是周世宗所铸,乃后周的国号钱,也是毁佛钱。史书记载:显德二年(955年),周世宗毁佛铸“周元通宝”钱,臣下有人不赞成,周世宗以理训示臣下说:“吾闻佛说以身世为妄,而以利人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于世,犹欲割截,况此铜像,岂有所惜哉!”群臣皆不敢言。世宗废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所,毁寺庙铜像铸成周元通宝。因是毁佛像铸造的,民间历来以为灵物,能辟邪助产,有些偏方还将其人药以用治病。五代十国时期的钱币大多铸工不精,钱文夷漫不清,但周元通宝钱文非常工整,端正,故在五代钱币中,周元通宝的钱文首屈一指。

这7枚周元通宝是我集币之初十分满意的古钱币,但也有遗憾——忘记询问铜钱出处,给后期研究带来不便。如今,我的钱币夹中的周元通宝只剩四枚了。这些“灵物”如果仅仅是为了个人欣赏,未免自私。所以,它们带着美好的期盼,离我而去,娇羞地躲在新娘子的腰间,静静地躺在病床的枕头下……

周元通宝,我虽偶然得之,却也是精诚所至。

